

莫讓天使折翼 台灣環境NGO的下一個十年

文◎李根政

台灣充滿活力、無畏權勢的環保運動者，儘管在資源困頓的情況下，仍扮演了這個社會的良心、防腐劑，讓這個幽暗的社會看到亮光。然而，在經歷了1980年代社運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期，2000年政黨輪替十年的重整期之後，普遍上，台灣的環境NGO都面臨了經營的困境。我曾向幾位環運幹部提出三個基本的問題：貴會的宗旨和目標是什麼？過去實踐了多少？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，能不能實現當初的宗旨和目標？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大都是否定的。顯然，也許目標的設定大而無當，也許組織運作出了問題，或許二個都有問題。

群衆、資金、人才

想要抗衡政府和財團這種專業的破壞者、掠奪者，打遊擊式的點狀突破，或許是資源有限不得不然的形式，但是想要撼動整個體制，專業的組織還是比較有勝算。

環境問題是世世代代都要面對的課題，唯有重視人才的培養，知識和經驗的傳承，才有可能壯大改變的力量，而這需要組織支撐。建立一個專業環境組織，不外乎是「人」和「錢」的問題。

目前許多環保團體的運作是仰賴政府的委託案，從中節省開支勉力支撐。但是，經驗告訴我們：靠政府的補助，既無益於公民社會的發展，也消耗了有志之士的熱情，使得人才總是留不住，經驗也很難累積，陷入了惡性循環。這樣的環保團體，恐怕不容易持續發揮影響力。

以台灣的經濟力及廣大的中產階級，想支撐更多專業的環保團體來為人民和土地代言應非難事。唯有擺脫接政府專案維生，擺脫顧問公司和監督團體的雙重角色，直接面對社會、群衆，在持續的溝通對話中爭取經費和行動的支持，才能壯大民間社會的力量，產生政治影響力，改變政策和制度。

目標、績效、組織

有組織、有群衆的環保運動，才能讓多元人才發



揮理想，成為培養國家棟樑之材的搖籃。台灣的環境NGO往往只有一、二位專職，但由於環境的破壞往往很急、很大、很多，著急的運動者常常提出包山包海的工作目標，如果都要認真執行，恐怕得千軍萬馬才行。在整個社會都沈默的時候，有人願意出來發聲，當然是有聲勝無聲；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誠然可貴，但是當每個議題，環保團體的處理模式都是虎頭蛇尾，在媒體短暫曝光後，就無力繼續追蹤，這不只讓對手「看破腳手」，更不利建立公眾的信賴感，對於長期的組織經營不見得是好事。

台灣的環保團體已自然形成議題上的專業分工，例如森林、工業污染、農業、廢棄物、海洋、法律等…，這種多元化的發展，正是台灣環運的一大進展，如果我們能在既有的議題上深耕，務實的界定工作範疇，腳踏實地的推動，必能爭取社會的支持和長期的信賴。一個個強健專業的環境NGO，其合作互補將更為堅實。

台灣不乏理想遠大的環保運動者，議題也不缺乏媒體曝光，但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元的人才，能夠堅守崗位，踏實的工作。

環境運動者

一位同事曾經分享：來到協會工作以後，就很少跟以前的死黨聚會，即使聚會了，也不知道談些什麼，一開口談環境，大家就都避之唯恐不及。說著說著，眼眶泛紅掉下淚來。這位同事心裡的苦，並非單獨的存在。

我進入環境運動的領域至今已有15年，猶記1995年剛入門時，黃文龍醫師一柴山會的經驗，讓我對非營利組織改變世界的力量充滿嚮往，就好比佛門用語「一燈點亮千年

暗」；猶記1998年，接受陳玉峰教授對台灣山林、土地認同的啟發後，所生出的使命感；猶記這十幾年走過美好的山川田野，或者是傷痕累累的大地；領受鄉野中滿滿的人情和草根智慧，看盡受污染迫害的人們的臉孔，還有扭曲的人性…。15年來，身心裡刻劃著土地和人民的點滴，猶如出生後的再次銘印，同時也交織著理想實踐和現實落差的痛苦。

環境運動者大都具有無私的「社會人格」，對於環境破壞、社會不公，比多數人敏感。當我們日復一日的接收有生命、無生命的萬物之苦；當我們不斷付出又得不到甜美的果實時，如何從中找到正面的力量，這只需要熱情，更需要一個柔軟成熟的心智，尤其在我們實踐理想的時候，不要忘了，要讓家人、朋友、社會感受到你的愛。

關於環境運動所需要的人才，我有一個簡單的體悟：喜歡這個工作，比使命感更重要，天使負載過重，很容易折翼受傷。

最近，在騎單車到辦公室途中，我就常問我自己，為什麼喜歡這個工作？內心裡最常浮現的答案是：因為這是份充滿創造性，讓生命更豐富的工作。套句生意人的行話，環境運動處處是待開拓的「藍海」，試煉著自己生命的寬廣度和縱深。我常想：如何提昇視野，開拓心胸，展現自己真實自然的一面，讓更多人認同、支持？如何產生改變的力量？

行動是力量的根源，每天只要有一些進展，每天只要得到一點回饋，我就覺得「今天真好」，由於從事環境運動，讓我們連結到各種善緣，感受生命的美好，更是一種幸福。◎

(原載於黑湖海洋文教基金會電子報)

作者：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